

# 大地之恩

赵丽宏

广袤葱茏的大地，哺育了世间所有的生灵。我在大地上行走，在大地上成长，在大地上留下生命的脚印。一个在大地上行走探索的跋涉者，怎能不铭记大地的恩情！

写出这样一段抒情的话，心里想着的是《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在我心里，“大地”副刊是我的母刊，如果没有“大地”，没有“大地”对我的关爱和培养，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记忆中，有很多和“大地”有关的难忘记忆，虽然过去很多年，依然历历在目。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崇明岛上的一个下乡知青，因为热爱文学，向往“大地”，多次给《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引起袁鹰先生关注。他发表我的习作，经常写信鼓励我。袁鹰先生是散文大家，我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他的文章。那时，做梦也不敢想，我这样一个生活在最底层的下乡知青，会有机会认识袁鹰，我那些在油灯的微光下，在粗糙的稿纸上写成的稚嫩文字，会引起他的关注。

第一次收到袁鹰先生的信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信中告诫我：“要多读书，多体验生活，不要急着写。要多看多想，然后慢慢写。”这样的鼓励和指点，犹如温暖的灯光，在灰暗中照亮了我眼前的路。记得1975年春天，袁鹰先生来上海组稿，他专程来崇明岛看我。那年，我才二十三岁，还是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面对我敬仰的文学前辈，既紧张，又忐忑。袁鹰先生拉着我的手，笑着说：“哦，你就是丽宏，这么年轻啊！”他的真诚和蔼，消除了我的紧张不安。袁鹰先生离开崇明岛时，我陪他一起乘渡轮去上海，在船上，我们站在甲板的船舷边，面对着浩瀚的长江入海口，说了很多话。他询问我在乡下“插队落户”的生活，问我读过一些什么书，也谈到了年轻时追求文学、参加革命的往事。他说话时亲切的态度，就像是面对一个老朋友，没有一点架子。那时，我觉得自己前途

黯淡，情绪有点低落。袁鹰先生大概发现了，微笑着安慰我说：“你的人生还刚刚开始呢，要看得远一点。”我们说话时，江面上有海鸥盘旋，可以听见它们欢悦的呼叫，还有翅膀拍击波涛的声音。袁鹰先生看着在水天间翔舞的海鸥，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看，天高水阔，可以自由地飞。”

和袁鹰先生在长江口倾心交谈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时光已经过去去近半个世纪。这四十多年来，袁鹰先生一直关心着我，他主编的“大地”副刊，曾发过我的多少散文和诗作，已经难以计数，每篇作品的发表，都有让我难忘的故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时间，袁鹰先生约我和刘征泰写报告文学，采访上海各界人士当时兴奋欣喜的心情，写成报告文学《旌旗十万斩阎罗》，在《人民日报》副刊以近整版篇幅发表。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袁鹰先生来信祝贺我，并希望我上了大学不要放弃文学创作。在校期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编辑解波来学校向我约稿，她带来了袁鹰先生的问候，她告诉我，“大地”副刊要新设一个短散文栏目，反映社会新风尚。我在大学的教室写了一篇题为《雨中》的散文，写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表现人性的善美。解波把这篇散文带回北京后，作为“大地”副刊新设栏目“晨光短笛”的开篇，发表之后，被广为转载，还获得《人民日报》优秀作品奖。《雨中》后来被收入语文教材，三十多年来，曾收入国内十多种中小学语文课本中，这也体现了“大地”副刊巨大的影响力。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对“大地”副刊的感恩之情，这种感情蕴藏于内心深处，是我人生的珍贵财富。我敬仰的前辈袁鹰先生，从四十多年前相识起，成为我终身的师友。

很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

写出新作时，总是会自问：能不能先给“大地”副刊看看？近几年，我又开始写诗，我想用一本不同于年轻时代风格的诗集，反思我的人生，也反思我所经历的时代。我陆续把新写的诗作寄给“大地”副刊，心里有点担心，这些带有实验性的诗作，会不会被“大地”接受？“大地”副刊又一次以宽广仁厚的怀抱接纳了我，在一年时间内，以很大的篇幅三次发表了 my 的诗作《光和预感》《大地上的脚印》《记忆的潜游》，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这些诗，成为我2016年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疼痛》的骨干。

《疼痛》出版一年多，已经有七种外文译本在国外出版，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这样的文学传播，也是源于“大地”。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使中国的文学真正地走向了世界。最近，上海静安区图书馆为诗集《疼痛》举办了一场多语种诗歌朗诵会，请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青年，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保加利亚文和塞尔维亚文朗诵。

此刻，心里对“大地”满怀由衷的感恩，这种感恩，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温暖清流。袁鹰先生那种真诚负责和勇于担当的品格，在大地副刊一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作为大地副刊的作者，四十多年来，我和副刊的几代编辑交往，我会永远铭记着那些美好亲切的名字。

（作者为上海市作协副主席）



## 悠悠投递情

王小菠

父亲当年走的邮路，从县城到最边远的一个民族乡，全程一百五十六公里，村子分布在崇山峻岭中，当时不通公路，全靠“铁脚板”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了。

为了让边疆少数民族能够看到《人民日报》，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父亲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阴天下雨，长年累月地行走在这条邮路上。

最怕发生的事情那一天还是发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父亲穿过一片森林时，突然听到“啪、啪、啪”的几声枪声，聪明的父亲急中生智，迅速把装有《人民日报》的邮包藏在草丛中。几分钟后，四个蒙面人包围了父亲，嘴里不停地喊：“丕斗！丕斗！”（匪语：交出钱来）。土匪在父亲身上搜了几遍，没搜到啥值钱的东西，只搜到一包香烟，就用枪托把父亲打倒在地。待土匪走后，父亲才将《人民日报》送达当地乡政府。

1979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那个夏天，雨水特别多，老天爷连续下了十多天大雨，父亲在投递《人民日报》的途中，遭遇泥石流，躲避不及，被泥石流冲下六十多米。当地群众知道后迅速展开救援，人们将父亲抬到岸边时，父亲还有一口气，两只手仍紧紧抓住那个装有《人民日报》的绿色邮包。待我和家人赶到现场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收入没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此时此刻，党和政府给我们家送来了新的希望，单位领导考虑到我们家的实际困难，决定让我继承父亲的职业，当乡邮员。从此，我背上父亲

当年用过的那个绿色邮包，继续投递《人民日报》。

与父亲不同的是，我改走了另外一条乡邮路——昆南，单程三十公里，当天往返。可以在白天行走，看得见，摸得着，更没有人会抢邮包，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昆南一带是革命根据地，但山高坡陡，不通公路，全靠步行，隔山看得见，行走要一天。天长日久，邮路沿途的群众与我成了朋友，都很信任我，经常叫他们从城里购买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带回来。昆洪村一个叫李扎者的退休工人，因年老多病，不方便到城里去取工资，他把图章交给我，每个月都叫我帮他取回工资，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我共为他取回工资八万多元，分毫不差。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发展，1998年，曾经“一家独大”的邮电局，一分为二，即：邮政局、电信局。按照当时的分营政策，我被分到邮政局，继续行走在乡邮路。

我喜欢看《人民日报》，长年累月与报刊打交道，慢慢地走上了“爬格路”：购买照相机，学习摄影；拿起笔杆学着写点“豆腐块”“火柴盒”，把邮路沿途的所见新闻写成消息，投给报社。三十多年来，我先后在省内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作品六百多篇（幅），获奖作品六十三篇（幅），被聘为省内外十多家媒体特约通讯员。

由于投递工作做得好，群众信任我，我所在的乡邮政所，连年超额完成《人民日报》的征订任务。那年冬天，一位农村退伍老兵病在床上，得不到外界的一丝信息，我自掏腰包一百九十八元，为他订阅一份《人民日报》，后

来他成为养殖专业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我已经在乡邮路上行走了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可绕地球二十圈。历经沧桑，昔日的壮小伙，如今已变成小老头，满脸“梯田”，满头“银丝”，腰弓了，背驼了，但我骄傲，我自豪，因为我为祖国的邮政事业作了贡献，为投递《人民日报》出过一份力。如今，我光荣地退休，离开了我洒满汗水和脚印成串的那条乡邮路。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姑娘很争气，大学毕业以后，又报考到邮政局工作，同事们都说：“老王家都成了邮政世家了！”我的回答很干脆：“假如有来生，我还当乡邮员，再去送《人民日报》……”

退休以后，我仍不弃不舍，笔耕不辍，相机随身，继续在“爬格路”上耕耘，搞点诗歌、散文、小小说、图片等，向《人民日报》投稿，传递正能量，鼓舞后代人。

（作者为云南蒙自退休职员）



## 新时代之光

一次舒缓的假日漫游，一次悠长的精神瞭望。这样的心理感受，来源于一次普通的通州之行。这让自己都感觉有些惊讶。细细思量，之所以拥有如此心境，因为现在的通州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通州。众所周知，因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原因，通州将会成为北京的副中心。

未来的副中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遥望。

十年前去通州办事，印象中还是刘绍棠小说“蒲柳人家”的日常图景；七年前又去通州，感觉已经大有变化，如今颇为著名的大运河森林公园，那时候虽初见端倪，但已经有了一种阔大、舒展、深刻的姿态。

如何体味一个地区的变化？最好寻找一个坐标。而大运河森林公园，正是通州最具代表性的坐标之一。

二

很早就听说大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园林界的一个专业称谓——“大尺度开放园林”。我最初理解“大尺度开放园林”极为简单，就是没有围墙、没有栏杆的森林公园。接触大运河森林公园之后，才发现这样的认知显然过于狭隘。

这次再去通州，我做了一些案头准备。就像一本书先看内容简介然后再去通读、细读一样，体味大运河森林公园的魅力，首先应该登上运河两岸最高点——月岛上的闻莺阁。

看运河的全貌。

闻莺阁，一座朱漆色钢结构与菠萝格原木装饰相结合的建筑，共三层。登上第三层之后，感觉春风豁然荡漾，环顾四周，视野开阔，内心立刻涌起古人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的感慨。

慢慢地看。让目光扫过每一棵树，要是恰好与树上鸟儿相遇，那真是再好不过，可以让鸟儿带着目光飞得更远。

透过树木的枝叶，“隐约可见”远处的运河，水光跳跃在枝叶上，枝叶闪烁着水的波纹，互相映衬，彼此呼应，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如梦如幻。那一刻，辽阔的运河与茂密的两岸树林，共同衬托起一种飘扬的气韵。

放远目光、远眺对岸。因为拍摄电视剧的缘故，原本在运河边上搭建出来的“漕运码头”，现在成了现实的码头。由于距离较远，只能看出大致的轮廓。但也正是这样的轮廓感，反倒容易生发想象的翅膀，恍惚之中，我好像真的看见仓场，看见闸坝，看见明清时期漕船靠岸后，卸粮、验粮、入仓的漕运流程。

在我居住的天津西青区，一直流传着一个令人兴奋的信息，说是将来会有游船在通州和杨柳青之间通航。果真如此的话，将来京津两地之间会有两种出行选择，一是乘高铁体验“快”，体验两地距离的“短”；二是乘船前往，一天的水路可以去尽情享受生活的“慢”，感受时光悠悠的“长”。

现实的快与历史的慢，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想象。

站在闻莺阁上，换个位置，远远地看见一座桥。在桥的更远方，脚手架如丛林般林立，那里就是未来北京副中心的工地，虽然远得听不见施工的



一位老友，这两年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茶叶鉴定专家，特别擅长鉴定老树普洱。茶农交来的茶，从三四百元一斤，到上万元一斤，判定都凭他品鉴时闭目养神后的一句话。而茶农都能服气的原因，在于他能说出同一个产地的茶的细微区别，从香气的悠久与短促，到回味的甘醇与苦涩，从茶体的丰满与寡薄，到口感的饱满胶着，抑或丝滑轻浮，都说得一清二楚。

一开始做这份工作，他有一个突出的烦恼：为工作，不够好的茶，他还是要喝的，不仅要喝，还要把茶汤含在嘴里，反复体会它的轻重滑涩，还要一点点咽下去体会它带给咽喉的余韵。他花这么多功夫，去体会茶的毛病各自在哪里，就像一个负责的老

## 去通州，看运河

武歆

切都是在保持原来地貌、风貌的情况下，加以巧夺天工的“改造”形成。什么叫“环保理念”？行走在大运河两岸，时时刻刻会有这样的切身体会。

湿地，是城市的“肺”，如何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中把湿地打造出来，也是当初重视的设计理念。于是，应用生物浮岛技术，利用植物的自然特性对水质进行净化，将园林建设与生态修复相互融合，形成北京地区典型的草沼泽群落，展示湿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保留那些原本的大水坑，就是保留下城市的“肺”，就是保留生态环境的理念。

四

中国古代山水画有四大要素，可人、可望、可居、可游，画上的山水已是如此自然、真切，那么现实中的山水则更应该自然、真切。

再往前走，我看见了一片迷人的芦苇荡。

春风中，仿佛芦苇荡里面隐藏着无数个动人的故事。让游人深入、接近，这对于看惯了高楼、水泥地、川流不息汽车的城市人来说，有着重大的心灵辅导作用，能够平息焦灼的生活情绪，同时也能体现设计者和建设者温暖的内心情愫。

曲折的木质栈道，把游人的脚步引向芦苇荡的深处。几米高的芦苇就在身边，只有将目光顽强地穿过芦苇，才能看见前面波光粼粼的水面。“隐约可见”的园林意境再次呈现。

我发现前面不远处，河的中央有一个狭长的半岛，小岛上生长着十几株柳树。因为提前查阅过资料，我对这个小岛的故事已经了解。

据说，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建设时，围绕这个小岛还有过惊心动魄的“较量”。当时考虑到这个位于河中央的小岛有可能影响雨季泄洪，有人主张把小岛去掉，有人主张保留下来，后来经过多方面、多角度反复论证，最后还是保留下来这个小岛。

这个得名“柳舟”的小岛，如今已经成为众人赞誉的一道美景。它犹如运河上的漕运之船，被称为“引领者”。小岛因为没有游人打扰，又远离岸边，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水生环境，成为运河上各种鸟类栖息生存的绝好之地。

五

有些累了。

我坐在宽敞的长方形木质草亭里。在与周围散步的居民们交流中得知，这些看上去异常逼真的茅草，原来竟是用细薄的铜片所制，为的是防火，但却能以假乱真。假如没有人告诉，我完全看不出出来。设计者的独具匠心体现在公园每一个角落。

草亭的前面，依旧是大片的芦苇，还有水波清荡的水面，还有春天的鸟鸣，还有对生活的憧憬。

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是北京市十一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中首个获得批复和开工建设的公园，也是最早对游人开放的公园。它开工建设于2009年，在建设初期就为后来北京市所建的郊野公园打下借鉴的标杆。

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一晃快十周岁了。我不敢想象再来一个十年，这里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展望，这个原本属于通州的生态坐标，以后还有可能成为北京副中心的“生态标本”。

从环保意识出发，用生态理念去搞建设。这不仅是北京副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是北京的理念，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精神内涵。

## 保持好口味

林铭子

编辑，明知道一年到头所看的大量稿子八九成都有多种毛病，却也要认认真真看下去一样，他一度觉得自己快要“工伤”了。

时间长了他终于找到应对的办法：每次出门做茶叶鉴定之前，他都会带上一壶普洱老散茶或者老白茶，都是储存二十年以上的茶，经过时间的淬炼，茶汤散发着如药的香气。他只要喝了什么不舒服的茶，立刻喝上一口老普洱或老白茶。说也神奇，不舒服的感觉在几分钟内就会消失，味觉、嗅觉和舌头的触觉很快就会恢复正常，整个人犹如醍醐灌顶，很快明亮、舒展起来。

一个文学编辑如何减少审读二三类作品造成的创作力与审美力的双重

下降？不妨也在案头放置一壶“好茶”——一部常读常新，堪称一流的作品，随时看上几页，反复地看，就能消解你看到的那些二三流的作品带来的影响，你就既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又可以完整周到地保全自己的感受力与创造力。

文学史上许多一流的编辑也是独具个性的作家，他们，或许也用案头的“一流老茶”解过乏的吧。

# 大地